

SETTING OUT FROM HIGHWAY

D1 从D1高速路出发 路过一些地方，遇到一些人

撰文/韩晓

捷克有一条编号为D1的高速路，这个国家的一座座城市被它贯穿起来：布拉格、利托米什尔、库特那霍拉、布尔诺、特热比奇……从这条高速路出发，会路过一些地方，遇到一些人，见证捷克灿烂的文化遗产。

与其他城市广场比较而言，斯美塔那广场稍欠几分规模，少了些许修饰
斯美塔那静静地站立在广场一端
如同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骑着马的瓦茨拉夫一样

● 右上图 博物馆旁的斯美塔那雕像。斯美塔那在七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伏尔塔瓦河的激流声是捷克人心灵的呼唤。供图/Corbis Images

● 右下图 捷克地图。制图/吕真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之间，有一条长度整整200公里、编号为D1的高速路。刚到捷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条路，后来经常往返其间。这条路以“搓板”和无休止的维修闻名。虽然对路况多有抱怨，但我们还是会习惯性地驶入D1高速路。

利托米什尔：

有斯美塔那和古堡的地方

D1高速公路是连接捷克首都布拉格和第二大城市布尔诺之间的重要道路，古城利托米什尔就坐落在布拉格与布尔诺之间。

第一次去利托米什尔算是慕名，不过并没有做什么功课。开车进入这座看起来有些落寞的小城，我就在想，它的老城中心会有惊喜吗？

一位中年女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在林荫小路上讲解路边的植物。他们的前方是一座1907年建起来的、堂皇的新文艺复兴建筑。建筑的门前几个年轻人在聊天，楼里传来嬉笑声。绕过这所建筑，眼前是一个狭长的小广场——斯美塔那广场。这里貌似利托米什尔为中心区，让我一下子想起诸如瓦格纳的拜罗伊特、捷克古镇泰尔奇。与其他城市广场比较而言，这里稍欠几分规模，少了些许修饰，斯美塔那静静地站立在广场一端，如同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骑着马的瓦茨拉夫一样。

捷克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贝德里赫·斯美塔那（1824-1884）出生在利托米什尔，童年在这里度过。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做纺织品生意，后来经营啤酒厂。最重要的，这位父亲有音乐天赋，是弦乐四重奏的演奏员之一，并对他的第十一个孩子——贝德里赫·斯美塔那给予了音乐启蒙。也是在利托米什尔的哲学学院，6岁的斯美塔那进行了人生首次钢琴演出，人们还记得他当时弹奏的是法国作曲家丹尼尔·奥柏的作品。

这座城市为7岁时便随家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后来成为捷克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斯美塔那，建造了一座安静的雕像，并以他的名字为中心广场命名。此后，这里又修建了一座音乐厅，创办了斯美塔那利托米什尔国际歌星节。如今，那片狭长的广场成为城堡中庭的露天舞台，节日期间人潮涌动、乐声无处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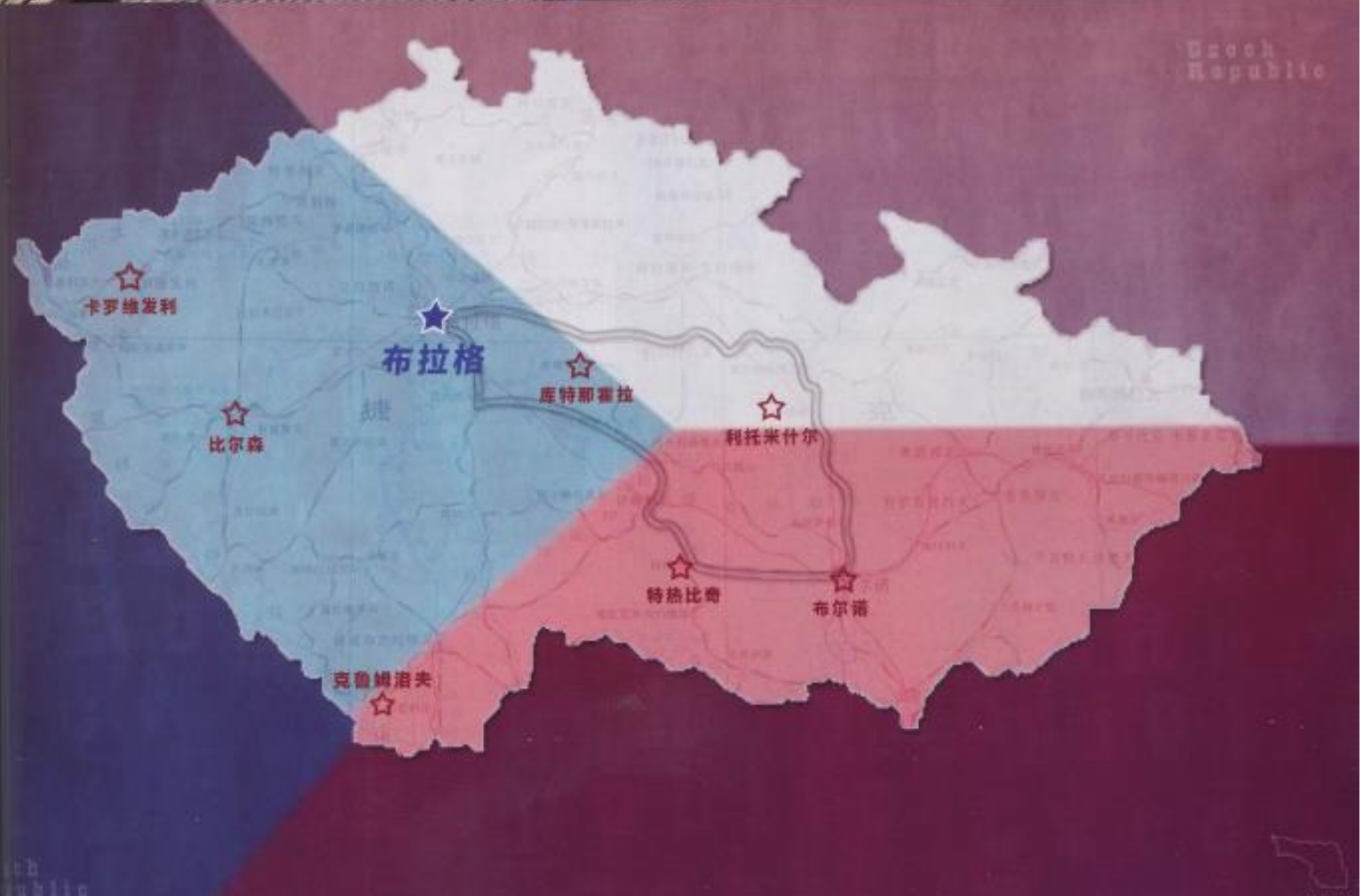
如果放下导览图，仅凭直觉在老城内游逛，就会不自觉地走上利托米什尔城堡。这里为何会建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呢？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十足的外来客，只会用先入为主的地理概念想问题。

城堡的故事还要从一千年前讲起。利托米什尔城堡诞生于公元10世纪末，1568-1581年期间，佩尔施特那家族的符拉迪斯拉夫二世，将这座中世纪城堡，改建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符拉迪斯拉夫二世是16世纪波希米亚王国的外交家、大臣和贵族，他推崇艺术和科学，城堡的风格无疑体现了他的品位。

欧洲历史就是这样，可以分解成每片地区甚至每栋建筑的历史，也可以分解成大大小小的家族历史。家族历经风雨得失，向前向后上千年；跟他们曾经紧密相连的物质资产，承载着朝代更替、家族兴衰，翻翻物事也有几百年。

当代捷克外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说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如果要列出曾经有谁侵占过我们的财产，将是一长串名单。16世纪新教改革运动之后，哈布斯堡查理五世发动战争，瑞典国王以后，拿破仑之后，巴伐利亚国王之后，一战之后共和国成立，对传统领地的改革还有不动产征用，二战中纳粹侵占，还有战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充公……所有这些过去以后，你会发现财产没有任何持久性，只有当时的价值而已。”

于是，我不再对佩尔施特那家族刨根问底，一座城





- 图1 在人骨教堂内，纯真可爱的天使坐在锥形柱顶端，举着胖嘟嘟的小手，稚气的眼睛却有些哀怨。供图/CFP
- 图2 人骨教堂建于14世纪，其内部的装饰都是用人骨做成的。供图/CFP
- 图3 捷克利托米什尔城堡的外墙。供图/东方IC
- 图4 利托米什尔城堡的拱窗。供图/东方IC

信息有最初的缔造者和其发展轨迹。一座城市也往往会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声名远播，犹如我们在奥地利不会错过的萨尔茨堡、那幢城堡，那座老城，其实远远不如粮食胡同里诞生的那个叫做莫扎特的天才出名。

库特那霍拉： 比白银更出名的是白骨

从利托米什尔出来，再拐上一条岔道，就到了库特那霍拉。库特那霍拉在布拉格东南约72公里处。

库特那霍拉曾经是波希米亚的银袋子。那是一个银子比什么都珍贵的年代，许多人经历过。所以，现在我们还习惯说“挣点银子”。传说中的那个时代，无数人曾经疯狂发财，纷纷涌到这里淘银子。公元1300年，国王瓦茨拉夫二世颁布皇家采矿特许令，使库特那霍拉成为王国第二重镇和造币中心，这里也随之成为波希米亚金融中心，中世纪时期的城市规模甚至可以与当时的布拉格媲美。

其实，今天的库特那霍拉，比白银更出名的是白骨。

第一次听说捷克有座用人骨装饰的教堂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先是吃了一惊。然后，不断听人说到“震撼”二字，似乎此外别无语言可以表达。那时候，我觉得能看到那样的景象简直匪夷所思。而此刻，眼前是五座全部用灰白色的人骨堆积而成的塔。举目仰望，几束细细的白骨连接成中轴支架，碎骨组成八条吊线，垂吊着八个灯头。每只灯头均由八块片骨组成，好像盛开的莲花，中间托着骷髅头，头面上是微蜡烛的底座。

纯真可爱的天使随意地坐在锥形柱顶端，举着胖嘟嘟的小手，稚气的眼睛却有些哀怨。天使下面的柱棱，从上到下有七层，每层都摆放着口衔长骨的骷髅。

1278年，塞德莱茨修道院长从耶路撒冷带回一捧圣土，恭敬地铺洒在公墓墓园。因为这捧圣土，“圣坟”的名声逐渐传遍整个波希米亚以至周边中欧地区，越来越多的富人希望身后能埋葬在这里。14世纪，由于黑死病蔓延，仅1318年，“圣坟”遗家就增加了3



万多个。15世纪胡斯战争后，墓园更扩大到3500平方米。公元1511 - 1661年间，教堂的神父陆续将这些骸骨收藏在教堂地窖中。公元1870年，受雇于施瓦岑贝格家族的大刻师傅灵特，用从此地挖掘出来的4万具枯骨（也有资料显示为7万具），彻底消毒后，做成十字架、门楣、家徽与签名，装饰教堂。

面对人骨教堂，一些人会好奇地走进去看看究竟，也有人说里面阴气太重，拒绝进入。阴森的感觉并非错觉，我站在里面，被浓浓的冷气息包裹，思想几乎停滞。倒是很好奇看门人的感受，里面的阴气和外面的阳光在他的座位上交汇，不知道他会不会偶尔想起些什么。

布尔诺：

民居里的私人别墅

离开库特那霍拉，继续沿D1高速行驶，就可以到达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做贸易的时候，我们总来这里看交易展览会。捷克最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中心建在布尔



和布尔诺这座城市有关联的人是作家米兰·昆德拉与遗传学之父孟德尔
而这座城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则是一幢私人别墅
它坐落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上

活，而不在首都布拉格，这是当年搞地区平衡的结果。

布尔诺附近有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主战场，如今那里有一座和平纪念碑。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拿破仑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是拿破仑战争开端年代的重要事件。

和布尔诺这座城市有关联的人是作家米兰·昆德拉与遗传学之父孟德尔，而这座城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则是一幢私人别墅，它坐落在一条很普通的街道上。

图根哈特别墅是一座形如车库的白色平顶房子，在今天看来或许很平常，但把时光回放回到1930年代，它可算是现代主义的杰作。于是2001年，别墅建成70年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忍不住按响了门铃。

别墅的主要参观区在中间层，从楼梯下来，不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约300~400平方米的空间，全无墙面所隔，中间只有一道五、六米宽的大理石影壁，和8根作支撑的金属柱。朝向阳面的东南墙壁和西南墙壁搭成直角，由十几扇通天玻璃排列组成，每扇玻璃大约有2米多宽，每两扇连在一起成为一对。顶部的玻璃槽嵌入屋顶，底部玻璃槽嵌入地面。

西南方向，透过玻璃，花园尽收眼底。东南方向是暖房，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单色的真丝窗帘从屋顶垂落到地面，不同的会客区之间，也用这样的帷幔分割。一阵舒缓的响动，两对通天玻璃竟然下沉，如此大规模的开窗，使参观者们惊叹连连。整个楼层都是全景式的，点上直下、天地相通。书架占据了整个墙面。半圆形会客厅的背景，用十二块一米宽的木板，在屋顶与地面之间做支撑。整个房子，看不到门框，门扇都直通天地，完全是开“墙”关“墙”的感觉。家具以直角、单色为主，桌子方圆洗练，椅子则追求时尚造型。

视觉被冲击了一阵子之后，“极端”两个字从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这种设计风格的精髓是用极度的减法营造极致的奢华。而这种“极端”的设计理念、材料结构，特别是对玻璃和钢架的应用，在1920~1930年代，开辟了现代建筑之先河。这样的原因，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

文化遗产委员会，面对大量复制品家具，也无法释怀，不忍将其排斥在《世界遗产名录》之外。

图根哈特（1895~1958）先生出生在犹太人家，是纺织厂厂主。他“反感充满雕像和地毯的房子”，图根哈特夫人（1903~1970）则喜欢明亮简洁的空间。她21岁曾嫁给卫斯，和图根哈特谈婚论嫁之时还是“卫斯太太”。

图根哈特的父亲送了一块土地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1927年，图根哈特先生邀请德国柏林的著名设计师密斯·范·德·罗厄开始做房屋的建筑设计，1929年6月别墅动工，1930年年底图根哈特夫妇迁入。

然而，图根哈特夫妇只在这幢别墅里居住了8年。后来，德国纳粹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别墅的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如今，这幢别墅已被转让给政府，面向公众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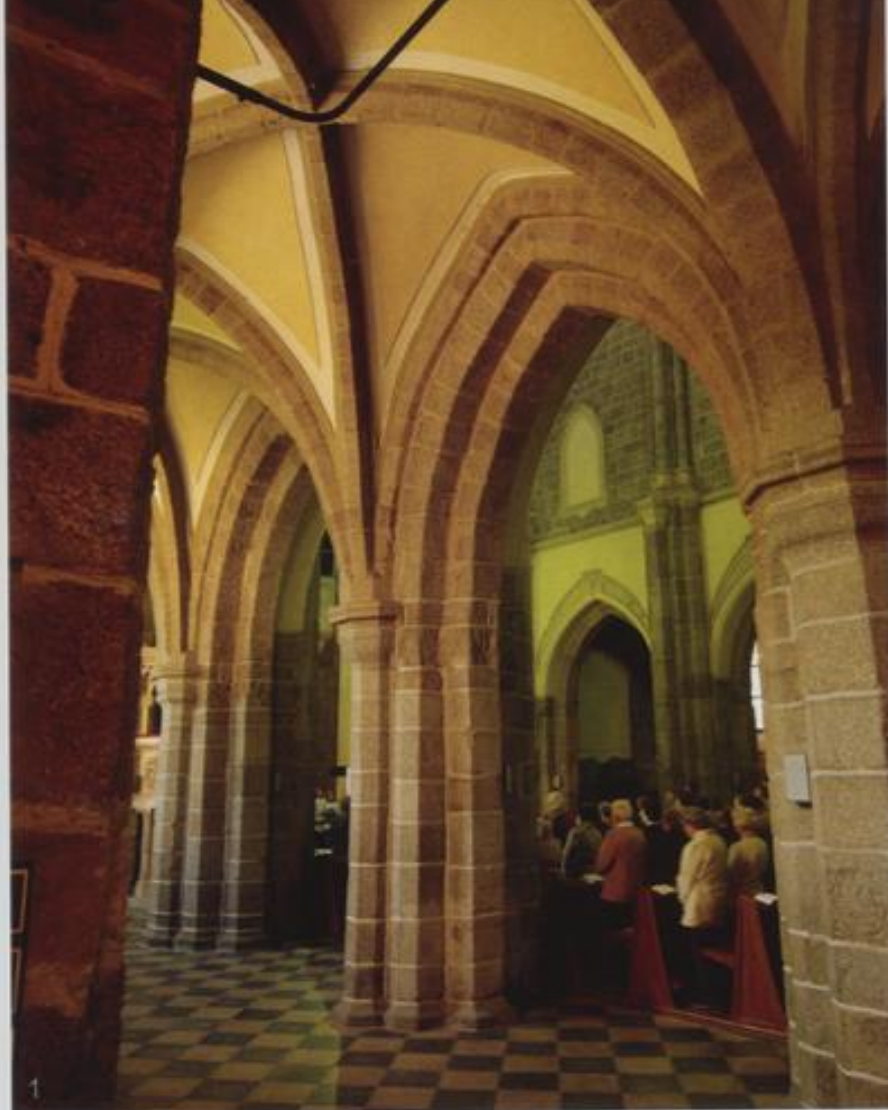
特热比奇：

唯一完整的犹太区遗迹

从布尔诺沿着D1高速路返回布拉格，途中转出，不远处有一座叫做特热比奇的城市。特热比奇就坐落在伊赫拉瓦河畔。

中世纪初期，犹太人就星星点点围绕在伊赫拉瓦河边聚居。16世纪末期开始，一些犹太人买下大片的土地盖房子，和天主教家庭毗邻而居友好相处。到17世纪中期，犹太人的数量进一步上升，他们卖自制的手工艺品，做裁缝，制作皮革和玻璃器皿。到了18世纪，这里的犹太区已经形成规模，修建起近百所私人住宅，会所、犹太教堂、学校、啤酒厂、墓地、酒窖……一应俱全。而1723年当地颁布了一条法令，把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分割开来，实行注册制度。这一时期，犹太区的发展停滞了。1848年以后法令取消，而犹太人区域的人口也开始减少。富人外迁，社区里的老屋被转卖给天主教徒。二战更令这里的犹太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特热比奇拥有以色列境外唯一完整的犹太区遗迹，



● 图1 在圣普罗科皮乌斯大教堂做礼拜的人们。摄影/周剑生

● 图2/图3 犹太公墓。捷克的老犹太公墓在二战期间未被破坏，如今这里有一个紧挨着该墓地的博物馆，讲述布拉格的犹太人历史。摄影/周剑生



是中世纪到20世纪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共存的见证。这里还有犹太人的墓地，和规模宏大的圣普罗皮乌斯大教堂，它们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来欧洲之前，犹太人的概念在我脑子里其实挺抽象的。到欧洲以后，才发现到处都有犹太人的痕迹。这个民族“出产”了海涅、门德尔松、卡夫卡；“出产”了马克思、柴门霍夫、弗洛伊德；“出产”了卓别林、毕加索、爱因斯坦；“出产”了雷曼兄弟、格林斯潘、索罗斯……无人会否认犹太人的优秀和杰出，也无人不唏嘘这个民族的沧

桑和曲折。

踏在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古老的街道显露出岁月积累的气韵。不知谁家正在播放音乐，偶尔有当地人迎面走来，跟我们微笑着打招呼。

如果仅仅漫步于此，脑中会闪出“岁月静好”这样的词汇。然而岁月并不静好，一如图根哈特夫妇的命运——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光里烟消云散。

从D1高速路出发，路过一些地方，遇到一些人，也见证了捷克灿烂的文化遗产。

TIPS

捷克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捷克不到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度里，已经有12项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布拉格历史中心
2. 克鲁姆洛夫历史中心
3. 泰尔奇历史中心
4. 泽列纳-霍拉的波拉克圣约翰教堂
5. 历史名城库特纳霍拉圣芭拉教堂及塞德莱茨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6. 莱德尼采和瓦耳季采文化景观
7. 霍拉姆地采古老村落
8. 卡罗维发利花园和城堡
9. 托米什尔城堡
10. 三位一体圣柱
11. 布尔诺的图根哈特别墅
12. 特热比奇犹太区及圣普罗科皮乌斯大教堂